



年度珍藏系列·中学部分

2008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篇故事

总主编：滕 刚 主编：陈 雄 黄 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度珍藏系列 · 中学部分

2008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篇故事

- ◎ 总主编：滕 刚
- ◎ 主 编：陈 雄 黄 棋
- ◎ 副主编：黄彦荣 张 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 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 篇故事 / 陈雄, 黄棋
主编.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度珍藏系列 · 中学部分)
ISBN 978-7-5617-6530-2

I. 2… II. ①陈…②黄… III.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991 号

2008 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 篇故事

总主编 滕 刚
主 编 陈 雄 黄 棋

总 策 划	王仁定
统 筹	李 梅
项目编辑	陈锦文
文字编辑	严小敏
策划编辑	李 梅
执行编辑	陆 佳
装帧设计	高燕芳 沈思蓉
封面设计	吴佳乐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unpress.com.cn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17-6530-2/I · 498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目 录

contents

1	精彩马上回来
3	爱比粮食更珍贵
6	做替打的商人
8	捡便宜
11	这是什么蛋
14	震宅之宝
18	父亲的光头
20	老爹不在服务区
22	老实出击
25	山村的身体彩绘
27	温暖的臊子面
29	李大牙之死
32	让你猜猜我是谁
34	同名同姓
37	汪氏父子
40	赵驴儿
43	鞋匠的儿子
45	官僚主义斃死人
48	拯救点点
50	我想有个家
53	纸条做成的炮弹
55	终点不下车
58	我借你的名字立了功
61	爸爸是个贼
63	火眼金睛

刘正权
余显斌
林华玉
王彦双
尹全生
聂牛生
周海亮
秦德龙
唐雪嫣
刘自忠
王世虎
陈永林
邢庆杰
徐均生
相裕亭
孙方友
曾 颖
姜泽华
童树梅
陈力娇
侯发山
王英彪
彭霖山
赵守玉
陈卫平



65	投案自首	徐均生
68	对自己说声谢谢	刘正权
70	赶年	顾文显
71	终破黑暗	刘永飞
74	星火撩人	流冰
76	向生命敬礼	余显斌
78	尾随	刘国芳
80	画贿	聂鑫森
84	用铭记来忘却	巩高峰
87	三个高手过招	聂牛生
91	走遍中国	宾炜
95	你有什么资格说尊严	赵守玉
97	乡长儿子的婚宴	邢庆杰
100	被出卖的秘密	王伟
102	安生的故事	邵孤城
104	吴太后寿诞	凌鼎年
107	续断王	刘东伟
109	送给约翰的礼物	周海亮
112	脑专家杨修	天水
114	不是理由	凤凰
116	水煮鱼	邵昌玺
118	无价的代价	侯智勇
120	自由鸟	任兆利
122	会飞的借条	郭福全
126	把你的孝心晒一晒	张国心

目 录

contents

130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133	捡破烂的老人
134	鉴宝
137	95 元买惊喜
140	抢劫我吧
143	曲线赚钱
145	是谁说话不算数
149	追赶火车的孩子
153	病重的原因
155	吃鸡头
157	二手货
160	母亲节的康乃馨
163	谁的笔记本?
165	武松打虎后传
168	不得不搬的家
171	白狐之爱
175	两个父亲
178	猫和碟子
179	三岔路口的指路人
182	神奇的动物学家
186	大恩不言谢
188	兄弟
191	半开的抽屉
192	遇险
195	亲情不设防

魏剑美
范子平
刘会然
吴水群
凤 凰
李 全
张国心
童树梅
刘自忠
何 涌
吴保成
汝荣兴
仲利民
刘万里
葛美荣
马文秋
白 沙
李兴春
杨 力
汤礼春
邓耀华
孙邦建
黄朝忠
侯智勇
吴宏博



196 拦车
198 给自己一点伤害
201 羞愧的红手链
203 被跟踪的旅客
206 一群土包子
209 假钞
211 蒙汗药
214 变通
216 偷车贼
218 老人与海鸥
220 转发短信
222 路在何方
224 “屠夫”做手术
226 猎人之死
228 殊途不同归
231 感谢善良
233 大布娃娃救险记
236 黑狼活得不容易
238 还我西瓜情
243 特别礼物
246 防盗
247 啪啪啪
249 黄瓜
252 施舍
254 三八五十六

魏金树
刘正权
侯智勇
郭福全
王卫斌
刘会然
曾宪涛
魏金树
李 均
郑衍文
高 琦
刘自忠
侯发山
王培静
尹全生
陈永林
刘殿学
张达明
徐树建
李 全
马敬福
厉剑童
曾 平
徐全庆
彭育彩



精彩马上回来

文 / 刘正权



陈大才把脚点在油门上，脑门心开始冒油汗。张成坐在副驾驶上，一副悠闲自得的架势，嘴上的烟一明一灭的，陈大才在那一明一灭的火光中琢磨了半天，心里还是一明一暗的。

琢磨不透就干脆不琢磨了，他只要记得自己是在排戏就行了。是的，排戏，作为一个特技飞车演员，陈大才这回排的不是导演的戏，而是大成集团老总张成自己安排的戏。一辆人力车缓缓从远处拖了货物过来，看得出那货物在人力车师傅眼里很贵重，要不然他也不会一步三回头去瞅车里的货丢了没有。

要的就是他一步三回头，才能找到出这个车祸的理由。张成掐灭了烟，这是个暗号，如同片场导演喊 OK！开拍。陈大才脚上一带劲，轿车“嗖”一声就蹿了出去，直挺挺撞向三轮车上的货物。

张成交待得很清楚，尽量不要让车主受到伤筋动骨的大伤，当然，擦破点皮的轻伤是必须有的，流点血是在所难免的！否则这戏就演得不够专业了。这点要求对陈大才来说不算要求，对玩飞车特技的人，这是初级阶段必备的水平。

“哐当”一声，20万就没了呢！陈大才叹了口气，闭上眼，这张成该是钱多得烧包了，玩这么刺激的游戏。后视镜中，那个三轮车主气急败坏从地上爬了起来，张成慢吞吞下了车。

两人一照面，那个三轮车主忽然不气势汹汹地大嚷了，说：“张成是你啊？”张成装作惊喜莫名的样子一把抱住那个人说：“李贵啊，真是你，看来今天我撞对人了！”陈大才嘴里噓了一下，啥叫撞对人了，是寻着人撞的！李贵搔了搔头皮，望着地上一堆被撞碎的花瓶，苦着



脸说，兄弟你走吧，我自己收拾！

张成蹲下身子，捡起碎片故作惊讶说：“景德镇的货呢，老值价钱的！”跟着返回车，从包里摸出一个方便袋，那里面装着20万人民币。张成把方便袋往李成手里塞，说：“哥们，看在同学份上，千万别报警啊！”完了装作慌里慌张的模样说：“我赶时间呢！”

钻回车，“嗖”一声，陈大才再点油门，车就没影了，剩下李贵一人在路灯下使劲揉眼睛，不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一个下岗工人，一场有惊无险的车祸，20万，哪儿梦去啊？

别说李贵，连陈大才都觉得像做梦，就点一下油门，2万元劳务费到手了，他在片场要排多少遍、要计算多少次路线，要踩多少次油门才挣2万啊！这样的梦多来几次吧！陈大才从张成的车上下来时，这么感叹了一句。

居然，真又来了两次，每次间隔一个月，一次撞的是送纯净水的，一次撞的是拖地板的电动三轮。像第一回的再版，两人都认识张成，都是20万打发的，陈大才隐隐觉得，真有那么点排戏的感觉呢。

6万元，不是个小数，陈大才决定请张成吃顿饭，希望这场戏永远排下去，排得精彩有加，像电视上说的，广告过后精彩马上回来。可惜，精彩再也没回来过。

那天陈大才偶遇张成，上了车，陈大才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两人闲聊起来。陈大才习惯性把脚点在油门上，问张成：“咋了，不回来玩精彩游戏了？”“啥精彩游戏？”张成又把烟吸得一明一灭的。

“撞三轮的游戏啊！”陈大才心想当老总的人咋这么健忘呢？“那个啊，不会再回来了！”张成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陈大才脑门出了层油汗，他还以为张成烧包了玩刺激，看样子不是如此啊！

“我这是报答他们！”张成吐出一口烟圈娓娓道来，“上高中时，他们三个是我同学，家底比我好，高考时我要交60元的报名费，那时我已经不名一文了，如果报不上名，三年努力就付之东流，家里是指望不上了！我那天心情非常沮丧，穿了衣服准备离校出走，偏偏，他们三个冒失鬼将我唯一一套没打补丁的衣服在疯闹中给弄烂了，我

当时发了火，他们三人各掏了20元赔给我，打那以后，我们再没说过话，一直到高考结束。”

“那为什么要送20万给他们？”陈大才有点不明白，换自己不嫉恨一辈子才怪。“我以前也不明白，现在走到今天，回首很多往事才想起来，他们是故意弄烂我衣服的，不多不少刚好赔了60元，要知道，30年前，我那身衣服值不了20元钱的！”张成叹口气，“当年，他们是顾及我的面子巧妙地捐助了我，今天，我是不是也该想一想他们的自尊了，你看见了的，他们一个个过得并不如意！”

陈大才脑子里恍恍惚惚地，原来一个过得并不如意的人也有如意算盘敲响的时候啊！习惯成自然，陈大才鬼使神差地抬了一下眼，后视镜中，一个踩着三轮车的人正狠命弓着腰扑进了他的视线。又一个过得并不如意的人呢，陈大才拿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张成，张成像受到遥控似的掐灭了烟。

这是双方约定的暗号呢！陈大才没加半点思索，脑子进入彩排状态，啪一踩油门，转向一打，车子箭一般向那辆三轮车扑了过去。这一回，他来不及计算路线和交点，他只想马上把进入片场后临战的精彩感觉找回来。

爱比粮食更珍贵

文 / 余显斌



那是我9岁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人们很穷，尤其我家，更是穷得要命。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妹四个，算是那种人多劳力少的人家。父母整日不分白天黑夜地在生产队累死累活地干，可无论怎么努力，怎么挣，也不够吃，家里的境况很糟，简直要揭不



开锅了。

没办法，父亲和母亲商量，还是把小妹送人。

当时，我隔村的姑父没有孩子，和姑姑十分希望有一个孩子，就和我父母商量，想在我们兄妹中间引一个去。父亲和母亲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个个都是心头肉，结果一个都舍不得。

现在，父亲旧事重提，姑父和姑姑当然很高兴，就一口应承下来。

那天上午，母亲把家里舍不得吃的一点麦面拿出来，烙了个馍，让小妹吃，还做了一碗鸡蛋汤。小妹虽然嘴馋，可还是很懂事的，一边香喷喷地吃着，一边让我们也吃，可我们都摇摇头，没有一个人吃。小妹吃完后，母亲给她穿上新衣服。小妹很高兴，唧唧喳喳地笑着。

然后，母亲拿来梳子，沾着清水，给小妹梳头。母亲梳得格外认真、细致。过去，母亲在队上忙，从没顾得上给我们梳头洗脸，这会儿好像想全部补上似的。梳好，还在上面扎了个蝴蝶结，然后，拍拍小妹的头，流着泪说：“娃，姑父是干部，给姑父做女儿吧，那儿有米有面的。到了那儿，要听话啊！如果想娘或者哥哥姐姐了，就回来看看……”母亲说不下去了，侧转身，肩膀耸动着。

小妹终于明白了原因，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揪着母亲的衣角，大哭起来：“娘，我不去，我要娘。”

母亲流着泪，狠狠心，喊来姑父，让把小妹背走。小妹挣扎着，叫喊着，拉着母亲的衣角不放。我们都哭起来，也舍不得小妹走。

但小妹的手还是被掰开，让姑父背走了。父母亲都流着泪，我们三个也扎着堆儿哭。小妹的哭声，也远远地传来，在夕阳下显得稚嫩、无助。

终于，小妹的哭声听不见了，我们的心也变得空落落的。母亲拿着个盆子，说要去喂鸡，可人却一直走向猪槽边，向远处的路上望着，愣了一会儿，就扶着旁边的一棵树，哀哀地哭了。

父亲去劝母亲，把她扶到家里，让她在床上躺一会儿。母亲在床上躺得还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在我们互相猜测小妹已经到了哪儿了，还在哭没有时，姑父匆匆地回来了，头上冒着汗，问小妹回来没有。我们都一惊，忙望着姑夫。

原来，姑父背着小妹，走了一段路后，看见旁边有个厕所，要上厕所，就让小妹在路旁站着等他。可是等姑父出来时，却不见了小妹。他以为小妹舍不得父母，跑回来了，所以就一路上找了回来。

这一下，我们全家都慌了神，忙分头出去找小妹。姑父也急了，顾不得歇息，加入了一起寻找的队伍。

我们来到小妹走失的地方，一边喊着，一边四处寻找着，翻遍了草丛、树林，遇到刺架，也进去看看，水沟、崖下更是逐一察看。一直到太阳下山，月亮白白地升起，我们才垂头丧气地回来。

小妹仍然没有找到，我们都很焦急难过。母亲更是一直流着泪，没有干过。父亲抹抹头上的汗，说：“大家回去，吃点饭，晚上再接着找。”于是，我们就都回来了，准备做饭。我去抱柴，到了屋后的柴堆旁，听到有呼噜声，吓坏了，忙跑回家喊来父母亲，姑父也跟着，一起去看个究竟。

我们慢慢地走到柴堆旁，借着月光，发现小妹卧在那儿，在打呼噜。人已经睡着了，泪水却挂在眼角，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如沾露的花蕊；小嘴还高高地翘着，不时地抽咽一下，在睡梦里，仿佛都感觉到委屈。

母亲忙轻轻地走过去，去抱她，嘴里柔声说：“娃，走，娘抱你回家去睡。”

小妹仍然没有醒，梦里抽抽搭搭地念叨着：“不，娘，你不要把我送给姑父。”一时，我们都落下了泪。母亲拍着小妹，连连说：“不送人，再不把我娃送人了。”

小妹终于安定了下来，不哭了。我也跟着舒了一口气，感到心里舒服多了；风也仿佛变得轻柔些了，夜也好像温馨多了。

就这样，小妹终究没有送人，那年春季，我们喝着稀糊汤，吃着蒸红薯，有时还吃糠咽菜，艰难地度过了春荒。但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一家人都很快活，因为在我们的的心中，还有一种比粮食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亲情，是我们对家的眷恋，以及一家人彼此的热爱与团圆。



做替打的商人

文 / 林华玉



古时候，如果有人犯了罪，惩罚的方法往往是用板子打那人的屁股，有一些犯罪的有钱人为了免却皮肉之苦，就私下贿赂打板子的衙役，让他们打得轻一些，但是这样，依旧要把屁股露出来，那些有钱人还是觉得这样有失身份，最后竟然买通官员，可以允许他们找人替他们挨打。一来二去，这“替打”渐渐成了一种行业，一些穷人跟一些不想卖体力的人，为了养家糊口，就干起了这一行。

话说江阴县有一个叫做王同的商人，因为做生意折了本，债主追在屁股后要债，正在焦头烂额、无计可施之际，他听说有替打这一行，遂动了心，心想：“这个行当虽然要遭受皮肉之苦，可是来钱却是很快。”于是也到县衙门前转悠，想揽个替打的生意，到了那里一看才知道，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等着，原来他们都是做替打生意的。

一会儿，一个衙役走出县衙，大声叫道：“太平镇李财主犯了罪，县太爷判打三十板子，李财主出银五两，谁愿意替他挨打！”众替打忽地一下子围了上去，问：“杨都头，这次执板的是谁？”执板就是执行打板子的人。杨都头说：“王郎、赵虎！”众人一听，又忽地一下散去，王同不解，悄悄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人家说这王郎、赵虎两人身体魁梧，性情残暴，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如狼似虎，他们打起板子从来不惜力气，往往一通板子下来，被打人的屁股皮开肉绽，要被人抬着才能回家，之后还要在床上躺半个月才能起来，花费的银子远远不止五两呢！

王同眼珠一转，上前对杨都头说：“麻烦您老人家进去告诉李财主，如果他把银子出到十两，这生意我接了！”杨都头进去片刻，

出来说：“李财主答应了，进来吧！”王同忙乐颠颠地跟他进了县衙。众替打在后面都说：“这年头还真有要钱不要命的！”

谁知一会功夫，大伙惊讶地看到，王同并没有像从前被王郎、赵虎打的人那样被人抬着出来，而是自个走了出来，虽然走起路来有一些跛脚，但看得出来，并没有什么大碍，众替打就很奇怪，上前想问个究竟，王同却露出一脸的神秘之色怎么也不说。

第二天，王同又来到县衙门口等生意，一会儿，那个杨都头走了出来，说道：“今天城北王大户的儿子犯罪被责打五十大板，他出银十二两，谁接这生意？”众人又问：“今天执板的是谁？”杨都头说：“张千、李万！”众替打一听，就忽地上前抢着揽生意，王同问起才知道，原来今天执板的二人是众衙役里边气力最小且心肠最软的人，打起板子一般人都能承受的住。王同略一思忖，也挤上前，对着杨都头耳边说了句什么，杨都头马上就叫他进去了。

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众替打没有揽到一份活，倒是那王同活儿不断，而且挨了几次打，都没有什么大碍。大家都很纳闷，但也不知这王同到底使了什么神通。这天，一个自以为跟王同交情不错的叫刘大的替打私下把王同拉到酒馆请他喝酒，酒过三巡之后，刘大就请教他这里边的奥秘，王同说：“其实这其中的秘密我是谁也不能够说的，因为我说了之后，就等于是砸了自己的饭碗，不过……”刘大忙问不过什么，王同说：“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商人，我们商人做事，都讲究一个利字。你需要付出一点银子，我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刘大虽然觉得这小子一身的铜臭，但是觉得这个要求倒也合理，于是就掏出一两银子交给了王同，王同收好银子，才讲了起来。

原来，第一次王同上县衙，在挨板子之前，王同就悄悄跟王郎、赵虎说好，那十两银子一旦到手，就分二两给他俩。当时，衙役的俸禄都很低，一个月只有不到二两银子，这转眼就能赚半个月的俸禄，王郎、赵虎自然求之不得，于是在执行打板子时，明着高高举起，其实板子落到王同屁股上，力道却很轻，就这样王同不仅少受了皮肉之苦，还轻松地赚了八两银子。

刘大又问：“那么第二次呢？”王同说：“第二次就更简单了。你



记得我附在那杨都头耳朵上说了一句话吗！其实那句话很简单：你如果让我干这趟生意，我分给你三两银子。那姓杨的岂有不叫我进去之理！”

刘大这才恍然大悟，他再三叮嘱王同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人，王同心里就暗笑：“一两银子就想买断我的专利，也太天真了！”

第二天，又有另一个替打找到王同问起那事，王同又把那秘密跟他说了一遍，一两银子又轻松到手了。

就这样，王同把这个主意卖给了所有的替打，赚了一堆的银子。

众替打从王同嘴里买到那个主意之后，也都照着去做，但是效果却并不好，主要是因为干这个的人太多，竞争太激烈，大家为了揽到活，都把答应给衙役的那份钱越抬越高，结果众替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那班衙役却在偷笑。

这日，城西做茶叶生意的林大商人因为偷税漏税事发，被县太爷判罚五十大板，这林商人就出了十五两银子让杨都头出去找个替打，杨都头出了县衙门喊了一嗓子，照旧那般替打围了上来，大家问：“今天执板的是谁？”杨都头说：“是两个新上任的弟兄，一个叫张三，另一个你们都认识。”大家齐问：“是谁？”杨都头说：“就是那个前几天还在这里做替打的王同！”

原来，王同卖了秘密之后，就知道这挨打的没有什么油水了，而那班打人的衙役则会受益颇多，他就拿出银子买通县官，做了一名打板子的衙役。

捡便宜

文 / 王彦双



别看牛二只是一个杀猪卖肉的屠户，在柴房镇却是一霸。他生得

膀大腰圆，一身蛮肉，面目凶恶，打架又不要命。所谓恶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久而久之，牛二就在柴房镇横着膀子晃了，常常恃强凌弱，以捡占别人便宜为乐事。

就说有一天，一辆大汽车拉着一车猪从镇上路过，不知怎么从车上掉下一头猪来，被李三捡到了，牛二听说了，便恶眉恶眼地到了李三家，说：“这猪是我朋友的。”转身就把猪扛走了，事后还洋洋得意地说：“在柴房镇，便宜只有我牛二捡得，他李三算什么东西！”

牛二自从捡了这次便宜，便格外注意来往的车辆，希望车上掉下东西来，让他捡个更大的便宜。你别说，这天一辆小轿车从镇上开过，真的从车上掉下来一个鼓鼓的黑皮包来。牛二急忙跑过去捡皮包，却早已被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捡了起来。

牛二急忙紧跑了几步，拦住了络腮胡子说：“你捡的包是我掉的，快点还我！”络腮胡子说：“这个包明明是从前面那辆小轿车上掉下来的，而你却是从我后面赶上来的，怎么是你掉的呢？”牛二故技重施：“不是我的，也是我朋友的。”络腮胡子说：“你怎么证明是你朋友的呢？”牛二见络腮胡子不给，耍起蛮横，说了句：“少废话！”伸手就抢，一把抓住了皮包带，两个人你争我夺，谁也不肯松手，引来了不少人看热闹。

络腮胡子向大家讲了事情的经过，求大伙给评理。镇上人大都惧怕牛二，又见络腮胡子是个外乡人，有心帮着牛二说话。有几个人就把络腮胡子拉到一边，对他说：“小伙子，你是外乡人，不知道这牛二是本乡一霸，敢砍敢杀的主，青龙压不过地头蛇，况且这东西又不是你的，就赶紧走人吧，挨顿打也不值啊！”络腮胡子的态度也挺强硬：“老子也不是吓大的，好说好商量行，不然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牛二趁大伙劝络腮胡子的工夫，手脚麻利地把皮包拉开一个小口，只看了一眼，心就怦怦乱跳起来。原来，皮包里装的竟是一捆捆的百元大钞，足有四五十捆。他看络腮胡子不是胆小怕事的主，再争吵下去引来警察，这便宜就捡不成了，所以连忙喜笑颜开地拉着络腮胡子的手说：“兄弟，咱们好说好商量，前面是我弟弟牛三开的酒店，咱们边喝酒边研究，怎么样？”络腮胡子说：“我这个人也是讲



义气的人，那就喝酒交个朋友！”

酒足饭饱，络腮胡子醉醺醺地提议，打开皮包看看是什么东西，既然大家已是朋友，就二一添做五，两家对半分。牛二眼珠一转，对络腮胡子说：“兄弟，这个皮包真是我朋友的，里面的东西对我朋友很重要，而且是需要保密的东西，皮包就不要打开了，我情愿替朋友出一万元谢你！”然后，叫弟弟牛三从酒店拿了一万元钱给了络腮胡子。

送走了络腮胡子，牛二哈哈大笑告诉弟弟牛三，这回可捡到大便宜了，说着打开了皮包，把里面的钱倒出来一数，整整48万。牛二顺手给了牛三两万，牛三也乐得合不拢嘴。

谁知第二天早晨，天刚刚亮，牛三就把门敲得山响，把正做着美梦的牛二惊醒了。牛三告诉牛二，他总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今早晨借了验钞器一验，那两万元都是假币。当下牛二忙将剩余的40多万取出一检验，果然没有一张真钱。

白白让人骗了一万元，牛二气得眼睛冒火嘴起泡，牛二老婆出主意说，不如混在真钱里花出去，牛二没办法带着假币到城里去花，没想到城里的买卖人个个猴精，连小商小贩都备有验钞器，牛二跑了一天，一张也没花出去。

牛三又给牛二出主意，说火车站有人偷卖假币，具说一万能卖一百，这也能弄回几千元，虽说冒点风险，但也总比烧了或烂了强啊！牛二无可奈何，真的到车站卖起了假币，没想到却被警察抓个正着，进了监狱。

牛三到监狱里探望牛二，痛哭流涕，说：“都是我出的馊主意害了哥哥！”

牛二摆了摆手说：“要怪只能怪我自己啊，咱爹妈在世时总劝咱们‘莫贪便宜笑嘻嘻，得便宜处失便宜’，可我不但当成了耳旁风，还笑爹迂腐，现在我才体会到这两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啊！”